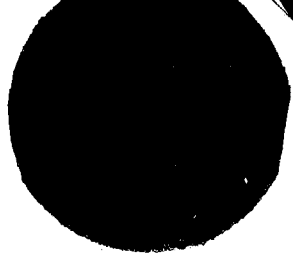


失去的朋友

SHI QU DE PENG YOU

刘立中



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孩子叫枣核，一只黄狗叫来喜。

枣核很顽皮，来喜很聪明。

枣核是来喜的主人，来喜是枣核的朋友。

打仗了。战争需要枣核把来喜杀死，可是他不舍得。

于是，围绕这个矛盾，作品中展开了一系列生动有趣和紧张复杂的斗争，有孩子们之间的斗争，有孩子们与自私心理很重的肉头爷的斗争，有孩子们与敌特分子三瓣嘴的斗争……

斗争锻炼了孩子，孩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。

失 去 的 朋 友

刘 立 中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儿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4.375 插页 2 字数 50,000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,500

ISBN 7-5324-0335-1/I-145 定价：0.82元

1

日寇举起白旗，烽火漫延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。

它诞生后不久，它的父母，优秀的猎犬与会耍把戏的黄母狗，都在战争最后的岁月里死去了。这小狗生长在刚刚和平的气氛里。但它生命的旅程一旦卷进了战火与硝烟，那坎坷的一生将是耐人寻味的。不过，现在它还小哩。

眼下，小狗被水生从外婆家抱来，当天又被水生的朋友枣核讨了去。从此，它就在三湾渡安家落户了。

这小狗才两个月，远远离开了家，老是想它的妈妈。到了晚上，它越是想得厉害。它呜呜叫着，从墙角草窝里爬出来，抖抖身子，几根沾在脊背上的麦秆儿落下来；它迎着煤油灯，迈着一只只毛茸茸的小腿，朝床边走去。

枣核想了许多办法，希望小狗忘记自己的生母，但一时难以奏效。此刻，他见小狗寝卧不安，又在哀鸣，便从蓝花被里伸出手，打着手势要小狗跳到床上来。小狗翕动鼻息嗅嗅，用稚气的眼神望望，小床对它来说虽然高不可攀，但它还是勇敢地伸出前爪，跳了跳，失败了！它象个绒球滚了滚，又站了起来，抓挠着床脚，打算爬上去，然而也不可能。接着，它发出一阵类似抱怨的呜呜声。枣核笑了，理解小狗的请求，立即丢下布带的一头，荡着，逗着它玩；待小狗咬住布带，他把它吊上床，抚摸着，亲着。后来，每天晚上，小狗就靠这根布带上床，蜷曲在他的脚头睡觉。

到了春天，小狗知道来喜就是它自己，并且也许是长大了点，跟枣核有了感情，不好意思再象婴儿似的呜呜叫着“想妈妈”了；不过，来喜的自尊心也与日俱增，除了跟枣核闹着玩，也不再咬着布带上床睡觉，它不愿闻枣核的脚丫臭。

它依然睡在墙角里。

一个十一岁的男孩，一个不满一岁的小狗，他与它互相信任，很快产生了一种真诚的友谊。

枣核又黑又瘦，下巴尖尖，一双明亮的银铃般的大眼睛，忽闪忽闪，一转一个主意，是个聪明伶俐的少年。他从小丧父，母亲忙着田里农活，顾不上多管他，所以，他自由自在，有充分时间跟伙伴们耍闹，争强斗胜，练就一身顽皮本事。小狗来喜呢，长得矫健，身上浅黄色，毛尖略带点黑，脖颈有一圈月牙形白毛，尾巴上有三道棕黑圈圈，尾端却是一蓬黄毛，油光水亮，煞是好看。那嘴脸长得更俊，两耳尖尖，鼻孔挺

大，特别是眼眉上生着两撮黄棕色斑，俗称“四眼狗”。这狗很精灵，善领人意，惹人喜爱。在枣核看来，它是理想的伙伴；在小狗看来，这小主人很适合它的心意。

这两个伙伴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只要枣核一个手势，一个眼色，小黄狗立即心领神会。枣核已把它当成了“人”，常常跟它说话、谈心，小黄狗好象都懂。但指挥它只有几个简短的命令。“来，来！”小黄狗立即会跑到他身边，摇着尾巴；“去，去！”小黄狗一蹬脚，便冲了出去；“来喜，干吗？”来喜晓得，这事不能做，枣核生气了；“来喜，咬！”来喜明白，这是枣核所恨的家伙，它竖起颈毛，龇出白牙去拚命。这只小黄狗学会了听小主人的指令，并把它看作是自己应该遵循的天条，坚决执行；虽然也有愤愤不平的时候，但它宁愿自己受点委屈，绝不违背小主人的意愿。枣核对来喜的脾性也摸得一清二楚，它骄傲、轻蔑、沉默、发怒，以至卖俏，他只要见到来喜有一点这类表示，

便会立刻明白。

此刻，枣核正带着来喜，教给它认路认家。

“这里是我们的家，傻瓜，懂吗？三间茅屋，妈妈住的，我和你住在屋山耳房……你向那边看，那是运河，在这里打弯儿，我们家就住在这河弯里。”

来喜被举了起来，看到一弯亮亮的东西从南往北流来，它“汪”地叫了一声，意思是“我看到了。”

“往东看，傻瓜，那象龙一样躺着的是东大堤，你看到东大堤跟运河连在一起的地方吗？那里有座破大院是不是？那是鬼屋，可吓人哩！过了鬼屋，你在这里就看不见了，那里是乱坟地……这样吧，咱俩干脆到东大堤去，站在堤上可以望见双河镇。”

枣核饶有兴趣地介绍着，来喜也挺有劲地听着。不过，如果狗能张口说话，它会告诉枣核，狗认路不仅靠眼睛看，更主要靠鼻子嗅。

他与它连跑带跳来到东大堤上。这里是三湾渡的制高点，站在堤顶向东望去，在一排排村树后面，有几座高楼与一座破了顶盖的黑家伙，那是去年被八路军炸了的日本鬼子炮楼。

“你看到双河镇吗，到这里才五里。”

小黄狗对双河镇大概不感兴趣，追着从堤坡掠过的云影往鬼屋跑去。枣核见状紧张起来，喝令道：“来喜，回来，快回来！”

来喜折身转来，直勾勾盯着枣核，那眼神好象说：“朋友，三湾渡的路我嗅熟了。请放心，我不会丢失的。”

回到渡口，水生见枣核与来喜亲热的样子，开玩笑道：“枣核，这狗我不给你了！”

枣核笑笑说：“它若听你的，就还给你。”

“是吗？”水生拧起眉头，这是他的习惯，一动脑筋就拧眉头。

他俩钩了钩小手指。

水生掏出弹弓，用左手拉着试了试。

他是个左撇子，力道可大哩，弹弓的皮条是汽车内胎做的，枣核拉不动，但水生一拉就是二尺长。水生眯着左眼，对准古柳梢头上的一只麻雀。那麻雀在柳枝梢上随风摆动。水生轻轻一蹬脚，只听“嗖”地一声响，那麻雀就栽了下来。

“好！”枣核望着在草地挣扎的麻雀，喝采道。他对水生的弹弓技艺很佩服，特别是水生用的是左手，力道大，线头又准，更感神奇。

水生嘴角向上微微一翘，露出胜利的笑意：“来喜，给我叼回来。”来喜望望枣核，没有动。枣核说：“怎么样？它不听你的！”接着，他拍拍来喜：“去，去，衔回来！”来喜得令，跑了过去，眨眼的工夫便把麻雀衔回来了。

枣核把水生看作自己最要好的朋友，他知道，水生说是把来喜要回去，是跟他闹着玩的。

黄狗成长很快，满了周岁，它已学会不

少本领，在村里是只出色的狗。它虽然没有村上三瓣嘴的秃尾巴那么高大，也比不上五子的大黑狗凶猛，但却敢于打斗。它不仅会撵兔子，还跟过路的猎狗学会捉黄鼠狼，追踪狐狸。至于耍种种把戏，这好象出自它的天性，一学便会。

来喜的表演和打斗的胜利，经常赢得众人啧啧赞叹，这给小主人带来荣誉和骄傲！伙伴们见枣核和来喜与日俱增的友谊，都把来喜叫做“枣核阿弟”。

就在枣核与来喜的友谊十分诚笃的时候，战争的乌云又漫漫遮盖住三湾渡口。

这片战争的乌云是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升起来的。有个外号叫菜花秃的蔡祖荫，随着国民党的大军，武装还乡，住在双河镇，任还乡团总团长。

蔡祖荫是双河镇的大地主兼商业资本家，他的地产大多在三湾渡。日寇占领双河镇时期，蔡祖荫出任过伪区长。抗战胜

利后，他逃到江南，一面经商，一面搜罗地痞、流氓，同时购买枪支，伺机武装还乡。1946年夏天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撕毁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“双十协定”，全面发动内战，大举向苏皖解放区进攻，汤恩伯指挥的十五个旅，疯狂向苏中地区打来，但敌人连连受挫，进展缓慢。所以，为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打先锋的蔡祖荫和他的还乡团，来到三湾渡时已是1946年的冬天了。

从此，太平了一年多的三湾渡又笼罩在战争的烟云里。凄厉的枪声常常突然而起，在运河上空嘶啸着，应着河水“沙沙”传得很远。有时，炮弹象红色的火鱼在屋顶和树梢上空飞过，“轰！”在沙滩上炸开一个大坑！

夜里，渡口会响起杂沓的脚步声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经过一个冬天的动乱，聪明的来喜学会许多新的指令。譬如，听到屋后的脚步声，它要冲出去，小主人立即发出低沉有力

的命令：“不许动！”见到飞来的“火鱼”，它想狂叫着跑去看个究竟，小主人会一把将它按倒：“趴下！”这时，来喜从枣核严峻的脸色上，会感到事情的严重性。

村里欢乐的围猎没有了，夜间跟踪火狐的情趣消逝了。到了天黑，他们守在家里，关紧门窗，也不点灯，一团漆黑，倾听外边的动静，直至睡觉。

同时，来喜注意到枣核也发生了变化。从他嘴里常常听到“菜花秃”这个名字。他和水生、大头、小英一些少年，经常在渡口古柳下集合，叽叽喳喳讲上一阵，然后散开去。最使来喜奇怪的是枣核提着红缨枪，那是狩猎黄狼的猎人用的家伙，可他并不去狩猎，却站在村口，盘问陌生的路人。起初，它很失望，后来，它渐渐明白，对身上有火药味的人，必须带到冯大叔那里去，因为他们并不是猎人。悟出这个道理，它就帮小主人的忙，对枣核放过这样的人，它就追上去，咬住不放。它对小主人闻不到

火药、枪油儿味，感到奇异：你的鼻子装在脸上只是做做样子？啊，这是人的缺陷。

有一天，枣核用木头做了支手枪，抹上锅底灰，跟冯大叔背的那个玩意象极了。他把手枪插在腰间皮带里，又拔出来，神气活现，脸上洋溢着欢乐，带着来喜在渡口跑着，不断向树上的乌鸦挥着，嘴里发出“砰砰叭叭”的枪声。

“呜呜。”黄狗对木头手枪发生了兴趣，伸出前爪来讨。

“好，给你。”枣核把手枪插在它的项圈里。接着，又拔了回来：“不不，你会掉了的。”

“呜呜。”黄狗回答他，那意思是：祝贺你全副武装，好神气呀。

这天下午，枣核和伙伴们在大河湾里



打羊草，这也是放哨的一种形式。但到了黄昏时分，他们仍在河堤上玩打瓦瓦游戏，草篓里还是空空的。此刻，他玩兴正浓，把黄狗撇在一边。

黄狗起先站在旁边观战，后来，它感到枣核不和它耍，生气了，便下了大堤来到河边草棵里，找到一只蛤蟆玩起来。它把蛤蟆翻个身，又翻过来，再翻过去，捉弄着。蛤蟆挺着大肚皮，四脚朝天，黄狗歪着头，鼓着眼睛瞧着，觉得有趣，接着使用嘴来亲，胡须刚触到蛤蟆肚皮，不料蛤蟆撒起尿来，弄得黄狗满脸尿水，讨个没趣。那蛤蟆翻过身来，瞪它一眼，迅即跳到水里去了。黄狗赶到水边，摇着尾巴，希望招蛤蟆上岸，重归于好；可蛤蟆不信任它，蹬着两只带蹼的后腿，向苇丛里游走了。来喜十分扫兴，跑了回来，看到枣核还在打瓦瓦，便咬住他的裤脚，往草篓边拖。

枣核看看空空的草篓，又望望河湾西边快落到乌鸦窠下面的夕阳，睁大眼睛惊

叫了一声，把手里的瓦片狠狠地扔进了河里，亲亲黄狗，接着，对伙伴们喊道：“阿五阿七、鼻涕鬼，不玩了，快割草！我回家要经过鬼屋，天黑后，谁敢打那里过啊。”

嚓嚓嚓，河湾的沼泽地上，一片割草的声响。夕阳把橘黄色的光洒在小河湾上，初夏的晚风从河面上吹过来，吹在两腮挂汗热烘烘的脸上，感到分外惬意。

当晚霞变成紫色，河里的清流渐渐染成暗红，岸边长长的苇丛拉出幽暗的剪影，到了这个时刻，枣核的草篓还未填满。他有点急了，用衣襟擦了擦额上的汗水，心想再割下去是来不及了，必须赶在天完全黑定之前穿过鬼屋。怎么办？他大眼睛骨碌碌一转，黑而尖的下巴一歪，做了个鬼脸，然后弯腰砍了几根芦苇，撅断，撑在篓底，上面撒满青草。他向四面看看，见没人注意，便得意地向五子挥着镰刀，喊道：“阿五，回家喽！”

阿五才九岁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因为

家境不宽裕，衣帽鞋子总是穿戴哥哥的。这时，他听到枣核喊他回家，从草坡上跑过来，鞋子跑掉了，他习惯地抓起来往裤带里一插，奔到堤上，看见枣核篓里的羊草已满，感到奇怪；他不相信枣核会割得这么快，便往草篓上一屁股坐下去，“通”，人整个陷进了篓里。

“咯咯……”因为揭穿了枣核的诡计，五子摇着悬空的两条腿，大声笑起来。

枣核并没有恼怒，只是喊：“你压扁了我的羊草，你赔你赔！”

阿五仍然咯咯地笑着，仰着小黄脸，得意极了。可是，膝盖顶着肚子，人折叠陷坐在草篓里，要站起来却不可能。这时轮到枣核开心了。他用三棱草搔阿五的耳鼻和面颊，痒得阿五直打喷嚏。

“你赔我草不？”枣核捏着三棱草威胁着。

“赔，赔，呃……呃呔！”五子歪着头躲着，一边求饶。